

我的传奇人生：

赌徒笔记

一个老千血脉贲张的赌场实录 九万◎著

换牌、藏牌、偷牌、切牌、制牌、活子牌、跳三张、龙头取宝、偷天换日、生死张、冤家牌、鬼抬轿、鬼上身……一个赌徒残酷的人生回忆，自爆职业老千神秘面纱和黑暗内幕！

凤凰出版社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PHOENIX PUBLISHING & MEDIA, INC.
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一个老千血脉贲张的赌场实录

♥ 这个职业要求具备专业知识，这些专业知识包含洗牌、换牌、藏牌、偷牌、切牌、制牌、活子牌、跳三张、龙头取宝、偷天换日、生死张、冤家牌、鬼抬轿、鬼上身……等等，许多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绝技，也包含天文地理、阴阳八卦、人情世故、尔虞我诈，甚至人的生理反应，你能说这是一门简单的学问？

♠ “我给你一个活命的机会。我们都是以千术吃饭的人，你骗我，我输光家产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换我处在你的位置，我也不会放过你。”九万冷冷冰冰地盯着马建云。

“我可以不杀你，但是我要你的右手四根指头，你答应吗？”九万冷冷地道。

马建云立刻把右手伸在水泥台子上，旁边的王勇手起刀落，“喀嚓！”马建云的四根手指头都掉了下来。

♦ “我被吴可法联合他两个堂叔杀了。”董金花悲伤地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兄弟，很对不起，我还不起你的钱了，我也还不起别人的钱了，我还欠别人七十万呢……”

然后电话就没有声音了。

董金花，这个曾经叱咤白水河赌坛的金花之王，用他的纵身一跳，结束了他的一生！

♣ 九万手捧着那些零钱，忽然哈哈大笑起来。笑过之后，他感觉有眼泪从眼眶里流了下来。

是的，十三块五毛钱，就是九万，曾经纵横赌坛十几年，大名鼎鼎的地下赌王的全部家当，说出来谁会相信？

但这是千真万确的。

上架建议：畅销小说

ISBN 978-7-5506-1329-4



9 787550 613294 >

定价：29.80元

我的传奇人生：

赌徒笔记

一个老千血脉贲张的赌场实录 九万◎著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我的传奇人生：赌徒笔记 / 九万著. -- 南京：凤凰出版社，2012. 6
ISBN 978-7-5506-1329-4

I. ①我… II. ①九…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81412号

书 名	我的传奇人生：赌徒笔记
著 者	九 万
责 任 编 辑	王 敏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凤凰出版社 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公 司 网 址	北京凤凰天下网 http://www.bookfh.cn
印 刷	北京泽宇印刷有限公司 北京市怀柔区庙城镇王史山村，邮编：101401
开 本	700 × 1000毫米 1/16
印 张	18
字 数	250千字
版 次	2012年7月第1版 2012年7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506-1329-4
定 价	29.80元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发行部调换，联系电话：010-58572103)

序

我的江湖，也许你不曾去过……

《我的传奇人生：赌徒笔记》说的一个赌的江湖，扑克、麻将、牌九、六合彩、生死拳……这些都是我亲身经历过或者亲眼看过，或者听说过，稀奇古怪的事情。

为什么很多人喜欢赌博？

因为赌博具有强烈的刺激性与瞬间暴富的可能性！

赌博能够瞬间暴富，那么，赌博就能够成为一个职业。赌博，想赢钱靠的百分之一的运气，和百分之九十九的技巧（出千的手段）。

这个职业要求具备专业知识，这些专业知识包含洗牌、换牌、藏牌、偷牌、切牌、制牌、活子牌、跳三张、龙头取宝、偷天换日、生死张、冤家牌、鬼抬轿、鬼上身……等等，许多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绝技。也包含天文地理、阴阳八卦、人情世故、尔虞我诈，甚至人的生理反应，你能说这是一门简单的学问？

具备这些专业知识的人就是老千，也就是以赌博为职业的赌徒，他们掌握着赌局的成败，他人的生死。

不具备这些专业知识的人就是待宰杀的羔羊！

我的江湖，也许你不曾去过！

我的赌徒生涯应该从1992年开始。那个时候，赌徒之间流行一句最时髦的话：不偷不抢，只靠双手致富；不挑不抬，只看几张牌！

牌里就有一切：金钱，女人，地位……

赌徒的生活是颠倒的，糜烂的，疯狂的，灰暗的，失败的！

我在赌道上混迹了十五年，以赌为生，从几元的小局到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大局，出生入死。设局杀过无数次猪（不懂技术的凯子，在千手的眼中就是猪），两人合伙杀猪称之为鬼抬轿，更多人合伙称之为众鬼抬轿。总之，有赌局的地方就有千术。

有赌局的地方一定有高利贷。

高利贷，阎王债，陷进去，出不来！

许多曾经名动一方、显赫一时的千王或者赌场老板，无一例外——倾家荡产、跳楼、跳水、上吊、卧轨自杀……被仇人或者高利贷砍死砍伤的更是不计其数。

赌场就是一个榨血机器，必然榨干每一个赌徒的最后一滴血。

赌博如刀锋伤人，瞬间就能摧毁一个人的意志。

赌博更是一个无底的深渊，一旦跌下去，就很难爬起来……

在失去了一切金钱后，为了老婆孩子，我离开了曾经挚爱的赌场。我的写作生涯是从2007年开始，简单、平静、快乐，和赌博生涯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几年的时间内，我陆续写了八本小说，并且全部签约出版。其中一本军事题材的小说还引起了一家影视公司的注意，目前正在改编剧本。

进入了这个行业，我才体会到写作的不易，但我可以骄傲地说，我不赌博，用文字也能养活我的妻子和孩子……

我的第一个编辑是做军事文学的，是他偶然在网络上发现了我的文章，然后签约出版，我叫他军文老大。没有军文老大，就没有我的今天。

有一次军文老大问我：你没写书之前是做什么的？

我：说了你未必信。

军文老大：说来听听。

我：职业赌徒，精通各种千术，麻将如我左手，扑克如我右手，六合彩精通，开过赌场，日进数万金，大小数百战役……

军文老大：一本书才两三万（没成名的作者大概都这个价格）你也愿意？

我：钱虽然少点，但生活更幸福！

军文老大：为什么放弃以前的生活？

我：继续赌下去，只能是死路一条！我要对妻子、孩子负责……

军文老大：想不到你的人生这么丰富，有没有想过把自己熟悉的生活写下来，让那些和你一样的赌徒，浪子回头……

我深深震撼：……

军文老大：动手吧，作家应该有点社会责任。

是的，我应该把我经历过的、看到的、听到的一些赌徒生活写出来，为了避免混乱，扑克、麻将、六合彩分章记叙，献给天下所有的赌徒……

赌道无道，赌海无涯，回头是岸！

闻者足戒！

《我的传奇人生：赌徒笔记》，献给天下所有赌徒的忏悔！

是为序。

2011年7月

目录 | Contents

序

第一章 诗人与赌徒	1
第二章 诈金花	13
第三章 杀猪岁月	28
第四章 初恋情人	40
第五章 大阵仗	51
第六章 地下赌场	86
第七章 江西赌王	104
第八章 圈套	115
第九章 血债血还	139
第十章 银铛入狱	162
第十一章 女赌徒	178
第十二章 赌徒末路	202
第十三章 回头是岸	218
第十四章 作家之路	234
第十五章 我是传奇	250

第一章

诗人与赌徒

一场金花赌局，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

赌桌边只有三个人，江西赌王马建云，董金花和我。

马建云，江西人，具体的地址不详。他从六岁开始玩牌，牌不离身，十三岁就已经赌遍江西无敌手，十八岁就已经被江西人尊为“江西赌王”，之后纵横江湖，所向披靡，赢下几千万家产。他擅长各种千术，变幻莫测，出神入化，而最大的特点是有一双锐利的眼睛，据说可以看透别人手中的牌……

董金花，生得脑满肠肥，笑容可掬，一副好人样子。但大家千万不要被他的外表迷惑，只有我清楚，他是一个笑里藏刀的家伙，杀人不见血，吃人不吐骨头。他的真名叫董真理，重庆人，擅长诈金花，袖箭（衣袖里藏牌），心箭（胸前藏牌），掌心雷（手掌心藏牌），过牌，换牌，鬼上身（给别人多添一张牌），招式奇特，匪夷所思。

我，名字叫九万，一个经历过无数次大小赌局的赌徒，我最大的特点就是胆大心细，沉稳平静，即使泰山崩于眼前也不会慌乱。

董金花是我的搭子（联手的伙伴），我们今天杀猪（做局赢别人的钱）。只不过这头猪非常肥（钱多），而且很野（也精通千术）。

旁边有十几个彪形大汉，他们是赌场的暗灯（监视别人出千的人，基本上都精通千术）。



“一百万，我跟！”马建云小心翼翼地看了自己的牌之后，长长地思考了一阵，把十个筹码推进赌桌中间，不慌不忙地说。

“我不是君子，但我舍命陪君子。”董金花无可奈何地笑了笑，也丢了十个筹码在牌桌中间。

我不动声色。

今天这个赌局，是我出钱请董金花来做马建云的局。董金花所有的本钱都是我出的，赢了钱之后，按照规矩，给他百分之二十的报酬。

我的手中是三条A，在金花赌局之中，这是最大的牌。为什么能拿到这一副最大的牌呢？很简单，我藏在衣袖之中的，我一直在等马建云手里有一副好牌，只要他有了一副好牌之后，我和董金花两人“鬼抬轿”（两人一起对付另一个人），然后用手里的牌换出藏在衣袖之中的三条A。当然，以我的身手，旁边的暗灯是看不出来的。

那么，马建云能不能看得出来呢？

他也看不出来，他主要提防的人不是我，而是董金花。更何况，我的手法也是非常隐蔽的，我相信马建云不能看出破绽。

已经稳操胜券，现在只需要平静地把戏演完就行了……

“我也跟！”我尽量把语气放平稳，我不能让马建云从我的语气之中察觉出牌的大小。

“就赌这一把牌了！”马建云抬起头，仔细地打量了我很久，眼神闪烁不定。终于，他一咬牙，又慢慢地推进了十个筹码……

董金花肥大的额头上冷汗渗了出来，他的手微微颤抖着，胡乱地抹了一下，又用指头掀起牌角，看了良久，长叹了一口气，绝望到拖着哭腔说：“我不玩了，跟你们玩，迟早被玩死……”

这个狗日的董金花，我敢说，就是专业的演员也没有他表演到位。

一切都已经掌控在我的手中，我们赌的不仅仅是钱，还有名声，还有命！谁都输不起，必须赢！

“九万兄弟，人生难得一次豪赌，我用五百万另加我的一只右手赌你的台面，如何？”马建云甩了一张银行卡在桌子中间，焦躁地问。

他终于沉不住气了。

赌场之上，心理优势很关键，撑得越久，赢得越多。



我不是他的兄弟，赌场上没有兄弟，只有敌人！对敌人，还需要讲什么仁义吗？

“好！”我的声音冰冷如铁。

我自己已经在笑了……

“一对2。”马建云不慌不忙地翻开自己的牌。一对2，一副小牌，和我手中的三条A相比，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

以卵击石，简直是找死！

“三条A……”我猛地站了起来，仰天哈哈大笑，一只手已经把牌翻开，然后，我听见满屋里发出惊叫声……

三条A，天上地下，唯我独尊！

“想不到吧？”我残忍地对着马建云冷笑。

马建云还稳稳地坐在椅子上，他的表情太奇怪了，就仿佛这场赌局根本就与他无关一般。

“我是想不到……你居然出千！”马建云也“呼”地一声站了起来，一张脸涨得通红，对我怒目而视。

什么？我出千？我有没有听错？他怎么会看到我出千的？

我大吃一惊，低头一看，我的牌不是三条A，而是四条A，也就是说，我的牌不是三张，而是四张。诈金花的规矩是三张牌，而我翻开的牌居然是四张，这不是出千是什么？

鬼上身！

只一瞬间，我就明白了，我被人暗算了。谁对我下的手？肯定不可能是马建云，因为他和我有一段距离，那么，就只有一个可能——董金花！

“你出卖我？”我扭头望着董金花，全身的血液燃烧起来，一声怒吼。

“不是我出卖你，是钱出卖了你！”董金花一脸奸笑，得意忘形。赌桌上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九万出千！”

“九万出千！”赌场上的暗灯一拥而上，几个大汉把我牢牢地按在赌桌上，动弹不得。

“按照赌场上的规矩，出千者，吐出所有的血（钱），还要剁掉一只右手！”马建云冷冷地笑了。

他才笑到了最后！

我的右手被按在赌桌边沿，一个大汉挥动一把寒光闪闪的刀，不由分说，一刀砍了下来……

“咔嚓！”一声脆响，血光如箭，我的右手掉了下来。

“我的手……”

我从床上翻身起来，才发现，是做了一场噩梦。

浑身已经被汗水浸湿。

我看了看自己的右手，手是好好的，但我感觉到手腕隐隐约约有点痛楚，仿佛真的被刀砍过一般。

床上，妻子正甜甜地睡着，她的睡姿是那么美，我还是第一次感觉到。

我悄无声息地起了床，到女儿的房间看了看，女儿也在甜美的梦乡里，我的一颗心终于完全平静了下来。

幸好只是一场噩梦。

我坐在阳台的沙发上，冷风吹过来，我完全清醒了，往事一幕一幕地浮现在眼前。是的，我曾经是一个赌徒，一个精通高超技术的赌徒，我从前的江湖，一个你不曾去过的江湖……

而现在，我是一个作家，一个已经出版了九本长篇小说的作家。

那么，我是怎么从一个职业赌徒到一个职业作家的呢？

先介绍一下我自己。

姓名：晏江，出生到十八岁，父母取的，户籍上用名。又名九万，这个是绰号，江湖上所用，曾经演绎出小九万，破九万，臭九万，死九万，九万哥，九万爷等等。

性别：男。

出生：1973年3月17日。

籍贯：重庆。

个人简历：出生到十八岁，成长，读书，参加工作，纯洁如刚开的花朵。十九岁到三十四岁，职业：赌徒，以赌博为生，擅长扑克、麻将等赌博技巧，扑克牌的技术更胜一筹（那个时候的生活很烂）。三十四到三十六岁，坐牢，坐牢不算职业吧（那个时候的生活单调，正规）。三十六岁到现





在，作家，以文字为生（这个时候的生活很苦，但是很快乐）。

口头禅：锤子。主要说的时间：十九岁到三十六岁。之前之后都很少用。

家庭地址：不好意思，不想再丢家人的脸，此处省略十三个字……

晏江是我，九万也是我，小九万，破九万，臭九万，死九万，九万哥，九万爷……等等，都是我。晏江这个名字在十八岁以前用，那是我老汉（家乡方言，传统说法叫父亲大人），这个只认识几个字的伟大父亲，却给我取了一个大气磅礴的诗人名字。十九岁以后，我都用九万这个名字，为什么叫九万呢？一切都要从九万这个名字的来历说起……

十八岁的我有点诗人的才华，用“小河水”这个笔名在县报上发表过朦胧诗诗歌七八篇。斯文白净，戴副眼镜看起来就更文质彬彬，这个更具备诗人的气质。诗人当然应该有诗人独特的气质，那个体重超过两百斤，系条大裤衩，黑碳一般黑，铁塔一般铁，挥舞两把大板斧，逢人就砍，遇人就剃，吼声如雷：呔！爷爷就是黑旋风李逵！这样的家伙能有诗人的气质吗？没有，绝对没有！这是行为艺术，杀人狂！

当时我已经有了国家正式工作，是单位上小有名气的才子，不可多得的人才，领导重视，前途之不可限量……

诗人的单位里有三千多人，女人有一千五百二十二人，未婚女生八百七十三人，美女七十九人，超级美女三人。所有男人心中、口中排行第一，单位之花，镇厂之宝贝名叫李丽红，十九岁，比我大一岁。她那身材之美丽婀娜，如拂风之杨柳，眼睛之柔情似水，等等等，此处省略一千八百个形容词。总之，追求她的男人是一后面加若干个零。

诗人也想，这是诗人最浪漫的情怀。

诗人用了三天三夜，不眠不休，洋洋洒洒，疯疯癫癫，写下了三百行长诗，朦胧体，抒情派……然后庄严地装在一个信封里，一脸憔悴——那都是被爱情煎熬出来的——在樱花与晚霞交相烂漫的时候献给了心中的女神。

“啥呢？”啊！女神的声音，仿佛从遥远的天边飘过来，全世界都醉了……

“诗！”诗人的心颤动了。

“你写的？”女神的眼睛此刻那么明亮，惊讶，惊喜，还有那么一点点的崇拜。

“此生，写给你一个人看的……”诗人勇敢地表白。

她柔柔地看了诗人一眼，嫣然一笑，绯红了脸，如风一般飘然而去。之后，诗人和女神就约会了，然后可以牵手了，你牵我的手，我牵你的手。诗人牵起女神的手，全世界都不存在了，就这么傻傻地，幸福地牵了一年……

女神的家就在县上，父母都是做生意的能干人，女神是独生子女，父母的掌上明珠。诗人第一次以准女婿的身份上门，准岳父大摆宴席，七大姑八大姨，大伯二伯四叔五叔，连堂叔的几个儿子未过门的媳妇也来了，可见准岳父对准女婿的重视程度。

那天诗人的感觉特别好，女神娇美若花，小鸟依人，偷偷地给了诗人一个香吻，悄悄地说：“我家里的每一个亲戚对你都满意。”

诗人心花怒放，忍不住就想抒情一番：啊！世界是多么的美好，爱情是多么的甜蜜……

酒足饭饱之后，准岳父撤掉宴席，摆上了几副麻将，亲朋好友相继入座。

准岳父热情高涨地招呼准女婿：“来来来，女婿，陪伯伯叔叔们打几圈。”

准女婿连连摆手。

准岳父热情继续高涨：“今天是好日子，不用客气，不用拘礼，你输了，是孝敬伯伯叔叔，你赢了，是伯伯叔叔打发你的见面礼。哈哈……”

诗人被众人簇拥到牌桌子前，看着花花绿绿的麻将牌，手脚无措，茫然一片，一张脸一时间变青，一时间变白，满头大汗，狼狈不堪。

“你不可能连麻将也不会打吧？”有人怀疑了，莫名惊诧起来。

“不会。”诗人是大西南技工学院毕业的，如果不算是受过高等教育，那也算是受过中等教育，诚实是做人最基本的美德，所以他就实话实说。

“不会？”有人还在怀疑听错了。

“真的不会吗？”更多的人想知道结果。

“真的不会！”准女婿紧张得要找一条地缝钻进去，可那地板是当年最时髦的地板，用水泥抹的，连一丝缝隙都没有。

“不会打不要紧，学学就会了，这个认识吧？”四叔猛地抓起了一张麻将牌，弯弯曲曲如钢丝床（八条），问，“这张是啥？”

诗人瞠目结舌，连头也忘记了摇，但是他的表情分明告诉了四叔，他真的是不认识那个钢丝床一般的东西。

“这张呢？”四叔又拿起一张摇晃了一下，如一把手枪一般（七筒）。

诗人羞愧难当，还是不认识呀！这个麻将居然有这么多名堂？

“这张呢？”四叔最后亮起了一张牌，他已经快要崩溃了，诗人从他老人家悲哀加绝望的眼神里可以看出来。

“九万！”诗人毕竟是读过书的人，那个繁体的万字是认识的，那上面大写的九字更难不倒他，诗人如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被压迫的灵感终于爆发了……

“三哥家的诗人女婿认识九万啦，三哥家的诗人女婿认识九万啦……”诗人身后先是一片静寂，良久，爆发出一阵排山倒海的哄笑声，大家都如看外星球上的生物一般。

我，诗人，大西南技工学院的高才生，国家正式工人，将来或许全中国闻名的诗人，却被一群会打麻将的人彻底地打败了，丢盔弃甲，落荒而逃。

定亲宴不欢而散。

“多大了？”事后，准岳父铁青着脸问李丽红。

“十九。”李丽红看父亲的脸色不对，小心翼翼地回答。

“十九岁的男人，连麻将都不会打，这样的人不配当我李家的女婿。”准岳父嗤之以鼻。

“可人家是中专生，是诗人。”李丽红急忙分辩说。

“哼！中专生？还诗人？有什么用，连麻将都不会打的人，你说他能有多大的能力？怎么养活自己？怎么养活妻子儿女？”准岳父冷冷地哼了一声，坚决反对，并晓之以情，动之以理。

“我觉得他很好，人老实，又……”李丽红苦苦地解释说。

“他能有什么好？除了多认识几个字，就是个书呆子！天底下比他优秀的男人多的是，一抓就是一大把，更何况我女儿这么漂亮，什么样的女婿找不到？”准岳母也坚决反对，苦口婆心。

“就是书呆子我也要嫁他。”李丽红从来没有这么倔强过。

“你要嫁这种连麻将都不会打的窝囊废，老子打断你的腿，和你断绝父女关系，老子就当没有生你这个女儿……”准岳父大发雷霆，拂袖而去。

“我也一样。”准岳母跟准岳父并肩作战。

很多天以后，李丽红的好友转给诗人一封信，只有简单的几句：我们分

手吧！所有的人都反对！反对！！反对！！

这是意料之中的事情，诗人，面对现实吧！

九万（从此以后，诗人就变成了九万）请了几天假，要在黑暗的角落里抚平心灵深处的创伤。一个下午，九万和大风、小伟——九万的两个哥们，和九万一天进厂，一个车间，隔壁寝室，吃饭和穿衣服都不分彼此的兄弟。九万失恋了，他们也请假来陪，可见兄弟比女人好。

三个人在厂活动室打乒乓球。

生产厂长忽然出现了，如幽灵一般。此公五十多岁，姓陶，他的儿子陶三，大家都喊陶公子，日嫖夜赌，曾经是九万的情敌，在李丽红面前百般讨好，被九万打败之后，一直怀恨在心，此公曾经公开扬言要给九万好看。

“逮到！上班时间打乒乓球，好大的胆子！”陶公绝对喝过酒，脸红得如猴子屁股，眼睛瞪得如牛卵子，扯着大嗓门，一身正气，威风凛凛。

“我们今天休息。”九万忙解释说，没办法，人家是厂长，官虽然不大，但正管九万他们。

“我老板都没有休息，你们怎么就能休息？”陶公醉眼朦胧，摇摇晃晃地走过来，张牙舞爪，要来逮九万。

“老板就是一个周扒皮。”九万看他那副德行就很不爽，很不服气，就顶了一句。

“啥？敢不听老子的话，老子开除你这个狗日的小兔崽子！”陶公勃然大怒，大发雄威。

“锤子！我日你妈！”第一次，脏话如利剑一般脱口而出，很自然，顺畅如行云流水，九万心中压抑的怒火冲了上来。

“敢日我妈，我开除你。”陶公大吃一惊，然后是更大的怒火，连脸都拉扯成了一条，他奋不顾身地冲过来，来扭打九万。九万当时没有多想，抡起乒乓球拍子，啪！结结实实打在陶公的老鼻子上，然后，陶公老鼻子之中蹿出了一条血色的箭。

“噉……敢打老子，开除！一定要开除……绝对开除……”陶公捂着鼻子，号啕大哭。

“算球了，开除就开除，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老子走！”不等陶公





开会来开除九万，九万已经提了几件衣服，一溜烟跑到几千里之外的福建省。

就这样，九万一脚踏进了江湖……

白水河市。别人的家乡。

九万进了一家工艺厂，他没有用自己的真实名字（那个时候人心是善良的，连身份证都可以不要），而是用了九万这个名字，因为这个名字太刻骨铭心了。

星期天，厂里休息，寝室里有四个人正在打麻将，打得热火朝天。旁边围着五六个人，看得津津有味。

“哗啦！哗啦！”麻将被搓得震天响。

“三万。”甲喊。

“五条。”乙跟着喊。

“碰了！”丙兴高采烈地喊。

“还要碰呀！放炮了，放炮了，我和牌了！”丁眉飞色舞。

“哎呀，我还没有下叫呢！”甲一脸遗憾。

“清一色，大牌，六番，啧啧……”看的人纷纷发表自己的意见。

狗日的麻将，究竟是何物？此起彼落的叫喊声，麻将撞击桌子的声音，如一根根针一般直刺九万的心，那脆弱的心，在颤栗，在流血……

别人会打麻将，为什么我就不能学会？难道我比别人愚蠢吗？九万暗暗地问自己，脚已经不知不觉地移动到了麻将桌子边，从两个人的缝隙之中看。

花花绿绿，一个红色的中字是认识的；一个绿色，繁体发的字也认识；那张框架结构的喊什么？白板！旁边已经有看客大声喊了出来；那个曾经让九万蒙羞的钢丝床不就是八条么？那个形如手枪般的就是七筒……

“九万，你想打麻将不？等他们打下场了我们几个上。”喊他的人叫谢九康，比九万大几岁，和九万是一个车间，也是老乡，但不是同一个县。

九万的心一动，没人知道自己不会打麻将呀！于是点了点头：“打嘛，你们家那边的麻将是怎么打的？”

“一样的嘛，条子配条子，筒子配筒子，对子碰，卡张吃，红中发财白板加番……”谢九康滔滔不绝地指点江山一番。

够了，九万晓得麻将是怎么打了。天啊！居然！竟然！这么简单！如